

葫芦岛：一岛藏福禄，古今皆风华

□王翔荣



莲花洋上，有一座小岛，天生葫芦之形，暗藏福禄之韵。

它与普陀山隔海相望，枕着东海潮声，从烽火海防的峥嵘，到渔舟唱晚的烟火，再到旧貌新生的诗意，舟山葫芦岛，一湾海水藏古今，一枚葫芦纳风华。

葫芦岛藏福：小岛概况与命名缘起

葫芦岛，坐落于舟山普陀区东港街道，莲花洋东侧，距普陀山仅1.4公里。全岛陆域面积约0.93平方公里，南北长2.2公里，东西最宽处约600米、最窄仅60米，海岸线长7.9公里。

俯瞰全岛，两头大、中间细，酷似一枚天然葫芦，故而得名“葫芦岛”。葫芦谐音“福禄”，自古象征吉祥富足、平安长寿，这方海岛，天生便带着福泽绵长的美好寓意。据资料载，上世纪80年代时，葫芦村有近4000人聚居，渔市繁华，曾有“舟山小香港”之称；如今据户籍还有近2000人，实际常住约300人，多为长者，静谧祥和。

从人声鼎沸到慢居静好，小岛褪去喧嚣，沉淀下最本真的海岛生活。

在海岛高处，旧时老碉堡静立山林之间。粗砺石墙饱经风雨，斑驳沧桑，墙面错落的枪眼依旧清晰如故，面朝茫茫东海，守望万顷碧波。如今硝烟散尽，山河安宁，碉堡默然伫立，听潮起潮落，任风吹流年。

百年老仓：人间烟火里的光影流年

青石板蜿蜒深处，老式粮仓静静伫立在老街一隅。石墙老屋，旧貌依然，承载着海岛几代人的生活记忆。

从前岛民靠海吃海、以粮安身，这里囤满四时收成，撑起家家户户三餐烟火。人来人往，谷香萦绕，朴素的粮仓，是旧日子里最踏实的安稳。

还有一座老电影院，装着一座小岛的热闹与青春。

这里曾经是岛上最繁华的中心，暮色降临，邻里相聚，孩童嬉闹，一方银幕演绎人间悲欢，光影里留住岁月，街巷里盛满闲话。那些年少的欢喜、夏夜的热闹，都深深烙印在葫芦岛人的记忆里。

岁月从不辜负老城老巷。昔日人声鼎沸的老电影院，没有在时光里荒芜沉寂，而是温柔重生，改造成雅致崭新的民宿。

环岛栈道：山海新貌迎潮来

褪去旧时沧桑，葫芦岛向着大海铺开崭新画卷。

一条环岛滨海栈道依海岸线蜿蜒伸展，临海而建，傍山而行。木栈道干净悠长，一边是葱茏山林，一边是浩瀚东海，海风浩荡，碧波无垠。

沿岸风貌焕然一新：海岸整治、景观打造、绿化点缀，步道、凉亭、观景平台错落有致。

往日朴素的小渔村，如今换上雅致新装，以开阔、从容、温婉的姿态，静静拥抱大海，接纳八方来客。

游人漫步栈道之上，吹海风、看浪花、望归帆，远山含黛，大海辽阔，一步一景，皆是山海新风光。

光阴如梭：藏着最朴素的日常

在葫芦岛的一处老院子里，偶遇了一位102岁的老太太。

旧厨房的烟火气裹着阳光，落在她布满皱纹却格外温和的脸上。我凑过去问她，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

她手里还捏着刚擦好的碗，慢悠悠地笑：“哪有什么秘诀哟？就是日子怎么过，就怎么活。”

她说，一辈子没什么大道理，就守着几件家常琐事过：锅里的饭要热乎，碗里的菜要咸淡合口，衣服脏了就洗，破了就补，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。有啥烦心的事儿，就像灶台上的锅灰，刮一刮就干净了，别老在心里留着。

我看着她，忽然想起小时候妈妈的厨房。天刚亮就升起的炊烟，灶台上永远温着的泡饭，饭后擦得锃亮的碗筷，还有她坐在缝纫机边，缝补衣服时慢悠悠的针线。那些被我们当成“寻常”的琐事，原来就是撑着人走过百年光阴的底气。

天后宫：百年风雨佑小岛

在葫芦岛这座小渔岛上，藏着一座香火不断的天后宫，陪着岛民走过了上百年时光。

这座天后宫，始建于清朝年间，距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，庙里主要供奉的是妈祖娘娘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海上保护神。

天后宫屋脊上有两尊威风凛凛的骑马武将，正是妈祖的护法神将千里眼与顺风耳，被岛民视作海上“守护神”，立于屋顶，替出海的渔民瞭望东海、听辨潮声，既护佑渔舟平安归航，也镇守一方村落安宁，是葫芦岛人心中，与妈祖信仰紧紧相连的平安符号。

百年风雨过去，这座老庙依旧静立在海岛上，香火不断。它守着一方海岛，护着一代代岛民，也成了葫芦岛人心里割舍不下的乡愁与念想。

衢山印象

□小荠

儿时的我住在衢山，如今已经有六年没回去了。在外求学的日子总会让我想起家乡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听曾经的朋友说，小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虽然为之欢喜，又有些惆怅，对家乡本就模糊的记忆仿佛已无处可寻了。

不过，有些东西是无法忘记的，在衢山的日子已经与我的血肉长在一起，不需要我去刻意思索，只要想起故乡那片海，便能使我默然回味许久。

我还能模糊地忆起那些散落在海边的记忆碎片，和过往童真的笑声一起，揉进衢山那自由的风，吹进每个思乡的梦里。

我最喜欢海岸边的风。那风或是夏日海面风平浪静时发梢被轻轻吹动的悠然，也许是早晚潮汐送来的阵阵快意，也许是我奋力骑车时听到的狂野呼啸，又或许是台风来临时怒不可遏的咆哮，都构成了我对衢山的海的具体印象：不羁的，粗犷的，却能在平静中孕育最磅礴的能量。每当家乡那带着湿气与海水咸腥气味的风掠过我时，我的心脏便不由自主地随着风的轻重缓急跃动。那是最原始的欣喜在呼唤，那是一个文明世界的孩童直面古老海洋时无可遏制的震动。

我还记得衢山的日落。我的家就在海边，每每傍晚时分，夕阳就会从海堤的方向斜照，盈满我的书房。有时出去闲走，漫无目的地来到海堤上，便能欣赏衢山壮丽的日落。

衢山的日落不是秀美的、给人无尽想象空间的，夕阳的周身没有一片云的点缀，它孤独地悬在茫然的海面上，将粼粼的水面渲染成炽热又明丽的紫红色。天空也一点点地由明亮变得深沉，连带着远处的船只和石头滩也变成墨黑色。

这时候，时间好像静止了，可正当你细细品味其中的奥妙时，太阳早就沉入海底，消失无踪。衢山的落日正如衢山的海，他们或许没有柔美透亮的脉脉温情，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我总是忘不了衢山的人。我的老师，我的玩伴，我的邻居，对我颇有照顾的叔叔阿姨，他们的声音早已被我遗失在记忆的长河中，连面容都有些模糊了，可那些直达人心的时刻，依旧让现在的我深受触动，感慨万千。

敬业小学中，语文老师对我的习作指导培养了我的创作爱好，邻居阿姨对我淘气的包容，和朋友玩耍时“傻气”却又快乐的时刻……我对衢山的感情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息息相关，他们既是我儿时具体的一个个温暖的个体，也是舟山人热情大方的性格缩影。

写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了回家的那条路，从衢山码头沿着主路往前走，循着一盏盏路灯，抬头看去，那里的一排排小别墅，其中就有我的家，我阔别已久的家。

也许，我是该回家看看，回衢山看看了。

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zswb03@zsnews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，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，在后台留言投稿。